文史通義

章氏遺書卷第八

文史通義外篇二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三史同姓名錄序

遼金元三史人多同名如前人所論元有五伯顏四脫脫金有兩婆盧火三斐室遼有兩蕭韓家奴其類甚多汪上湖韓門綴學嘗論及之且云或謂譯無定字同名者不妨易換同音之字若遼之耶律撻不也與耶律塔不也撻塔異文阿里海牙與阿禮海牙里禮異文可以示別汪氏以謂同者太多勢難盡變是固然矣抑有未也譯取同音本無定字史官以私意改易字形取其易

於分別爾假如撻甲而塔乙里丙而禮丁惟史官得自知之他處紀載仍可彼此互換或一概無分蓋本無一定不易之義例其勢自不能盡人皆心喻也故汪氏之說徒慮太多不能盡變不知縱能盡變其勢亦不行也又云金有兩婆盧火皆太宗時宗室以在後者附前有兩訛可皆內族之護衛又同守河中因合爲一傳兩蒲察六斤一與謀逆一守門不肯從亂並見胡沙虎傳分其所分合其所合金史首創其例似可爲法也按金史創例固未足以立訓而汪氏以爲可法則亦不知古人之大體矣夫窮則必變變必求通而後可垂久凡事莫不然也史家發凡起例當爲後世師法遇此等參差之

事皆爲前代所無而後世之所必不免者尤宜立法以濟其窮豈可以巧術小數穿鑿私智苟免已責而不顧後人之難爲典要哉夫對音繙繹文字無多名字相同觸處多有作史者自應推春秋釋例兼法古人同姓名錄特撰爲同名考將全史所載毋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攷別勒爲專篇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豈不軒目豁心可爲久法又何苦心曲意斤斤於列傳分合之閒求識別乎且史家銓配列傳自有精義或以事聯或以道合或以類從或以時次其常例也至於老莊申韓之異操同歸屈原賈生之絕代同錄霍光日磾之敬肆非倫夏侯諸曹之宗戚無辨古人比事屬辭其

道通於神明變化是何如絕業也而區區以名字之同強爲分合則亦無異兒童數枚之見矣況人名豈盡限於列傳本紀志表參差雜出即使列傳可分閱紀志者又豈能皆悉歟夫不明於法度而維以小慧苟爲彌縫未有不反失大體者也此余向所撰著文史通義之篇也今見龍莊三史同名之錄蓋先得我心之同然矣龍莊問序於余即以舊稿貽之事理之當然者不容有異說也龍莊是書蓋三易其稿再涉寒暑有苦心矣前人謂元有五伯顏或廣至九伯顏以爲詳矣今龍莊所攷蓋同名伯顏幾二十人視前人所攷不啻倍蓰此則書之精詳不可不著者也嘉慶戊午暮春下浣

史姓韻編序

吾友龍莊先生愃行工文初以名幕成名進士試爲州縣以名宦聞究以直道齟齬投劾歸里著書滿家多孝友蘊積及愷惠緒言其書布粟而不彫繪識者稱之又以其餘力爲史姓韻編及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二書以備讀史者之稽檢蓋君嘗謂居處宜窮經蘊在官宜覽史事然則二書非徒著書餘工抑亦臨政之餘課也君自謂此事殆於古人所云無補費精神者然十許年之功力不忍虛擲俾余序言其端序曰古人讀書精專務大而不遺其細經史囊括甚富大義昭矣其閒名數事物非具數家專門之學分途攻取不足盡其蘊也姓編

倣於劉宋姓苑名錄倣於蕭梁孝元人皆知爲比類徵事之書而已不知周官小史掌奠系世而譜牒爲姓氏專司御史掌贊書數從政而仕版爲人民綜要古人大典存其官守所謂制也後代禮亡官失師儒沿其遺意遂爲治經業史專門名家至專家又失其傳而比類徵事之書紛然雜出剽掠近似以爲耳目玩弄之具而古人之家學亡矣昔者諸侯去籍周譜僅存史遷因之以作世家系表而餘文遂不復究世本流傳六朝尚有其書杜預之治左氏春秋所爲世卿公子諸譜多所取質此姓系名錄所以爲經史專門之家學也班氏古今人表爲世詬厲史識如劉知幾乃亦從而非之至今史家

以爲瘡痏嗟夫此正春秋家學流傳非班氏所能私創史遷忽略而班氏特取以補其疎與地志藝文諸篇並爲要典後世於藝文地志之補則爲有功而人表一篇不但不知闡其絕學且隨聲附和而詆毀之宜史家之列傳日出日繁而不可簡料矣蓋史以紀事事出於人人著於傳凡史莫不然也溯古之傳非得人表以爲總彙則於故籍必有偏枯去取之嫌徵今之傳非得人表以爲總彙則於近人必有隨類求全之弊故人表者春秋譜厤之遺而類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入於史篇則人分類例而列傳不必曲折求備列傳繁文既省則事之端委易究而馬班婉約成章之家學可牽而復也夫

吳興劉氏

史之大忌文繁事晦史家列傳自唐宋諸史繁晦至於不可勝矣使欲文省事明非復人表不可而人表實爲治經業史之要冊而姓編名錄又人表之所從出也故曰專門之學不可同於比類徵事書也余嘗歎史家絕學千載失傳而史籍猥繁殆如昔人之論治河所謂增修故隄勞費無已且不知於何底也其故雖不止列傳一端而列傳實爲尤甚若由汪君之書而思類別人名因以復人表而清列傳也亦廓清蕪蔓之一道歟

藉書園書目敘

藉書園書目者歷城周林汲編修籍錄所藏經史百家之書用隋唐四庫例粗具孔目以備稽檢者也周君嘗

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竭數十年博采旁搜之力棄產營書久而始萃今編目所錄自經部以下凡若干萬卷而舊藏古槧繕鈔希覯之本亦略具焉然周君之志蓋欲構室而藏托之名山又欲强有力者爲之贍其經費立爲紀綱而使學者於以習其業傳鈔者於以流通其書故以藉書名園又慼於古人藏書之義著儒藏說一十八篇冠於書首以爲永久法式嗚呼周君於斯可謂勤矣夫古者官府守書道寓於器詩書六藝學者肄於掌故而已及其禮失官廢師儒授受爰有專門名家相與守先待後補苴絕業夫官不侵職師不紊傳其名專而易循其道約而可

守是故書易求而學業亦易成也自學問衰而流爲記誦著作衰而競於詞章考徵猥瑣以炫博剽掠文采以爲工其致力倍難於古人觀書倍富於前哲而人才愈下學識亦愈以卑污則專門之業失傳古職之失守而學者無所向方故也閒有好學深思之士能自得師於古人而典亡學絕之後聞見局於隅墟搜討窮於寡陋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而挾村書以守旃蒙者遂得以暖姝菌蠢學一先生之言不復深維終始則以書之不備聚之無方弊固至乎此爾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士生三古而後苟欲有志乎官守師傳之

業非有所獨得者固不可以涉獵為功而未能博稽載籍遍覽羣言亦未有以成其所謂獨得之學而使之毫髮之無憾此周君之所以蒐而聚聚而藏藏而籍錄部次以為永久之指也近世著錄若天一閣葉竹堂傳是樓述古堂諸家紛紛著簿私門所輯殆與前古藝文相伯仲矣然或以炫博或以稽攷其指不過存一時之籍而不復計於永久著一家之藏而不復能推明所以然者廣之於天下其智慮之深淺用心之公私利澤之普狹與周君相去當何如耶雖然羣書既萃學者能自得師尚矣擴四部而通之更為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者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庶幾通於大道之

要而有以刊落夫無實之文詞泛濫之記誦則學術當
而風俗成矣斯則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讀其書者不可
不知其義也

爲謝司馬撰楚辭章句序

太史公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讀古人書而求其意蓋
難矣哉六藝先王舊典以言建事其道簡易平直人皆
可知即曰詩以言志而正風雅頌揄揚功德歌詠盛平
亦無隱而不彰之義又何意之難求者哉孟子曰王者
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與春秋之有升降
三代後世之所以分也蓋太師陳詩觀風之職廢而賢
者多抱隱憂乃以詩爲忠憤之所寄託不得不微其辭

矣太史執簡奉諱之職廢而聖人乃有懼志遂以春秋爲予奪之所寓不得不嚴其辨矣三代以後官師分而學士始以著述爲一家言而著述者又自以謂不當其位則不可以徑遂其辭往往旁申反託側出互見後世詩才史學託文采以傳不朽者胥是道也旣不得不託於文采則凡無其質而謬託於斯文者亦理勢所必然是以讀古人書貴能知其意也然春秋而後繼以左國而傳者遂多變雅以後繼以屈辭而知者愈少何哉史體猶直而詩旨更婉也太史公曰余讀離騷悲其志夫讀屈子之文而知悲其志可謂知屈子矣然未明言其志而後人懸揣其意而爲之說者則紛如也蓋求寄託

之志而不得則遂至於太過猶夫習春秋者求褒貶之
志而不得則穿鑿而不可通也夫屈子之志以謂忠君
愛國傷讒疾時宗臣義不忍去人皆知之而不知屈子
抗懷三代之英一篇之中反覆致意其孤懷獨往不復
有春秋之世宙也故其行芳志潔太史推與日月爭光
而於賈生所陳三代文質終見讒於絳灌者同致弔焉
太史所謂悲其志歟至於文字流傳義有主客古人著
述道豈拘墟東皇太一不過祀神而或以謂思君橘頌
嘉樹不過賦物而或以爲疾惡朱子曰離騷不甚怨君
後人往往曲解洵知言哉夫人即清如伯夷未有一咳
唾閒即寓懷高餓忠如比干未有一便旋閒亦留意格

君大義不明而銖銖作解此治書者之不如無書也余讀屈子之書向持此論而與詞章之士言之則徒溺於文藻與理義之士言之則又過於膠執竊歎二十五篇之隱久矣及官蘄水得交明經劉君談文講藝雅與余相契合暇日出其伯兄雲翼先生所著屈子章句請余爲序余觀雲翼自序以屈子之志比於小弁之仁以頃襄之忘仇結昏同平王之遣戍申許騷雅同源一言得其梗概可謂讀古人書能知古人之意者矣他若定其二十五篇以從漢志章剖句析不必斤斤求合而自能以意逆志可以一空前人之支離附合與余夙所疑者不啻冰釋而節解也雲翼之於斯文不已深歟雲翼以

名孝廉官饒陽知縣有政聲所學具有本末此特其可見之一端耳余故表而出之以俟天下之善知古人意者

唐書糾謬書後

校讐攻辨之書如病之有藥石如官之有糾彈皆為人所患苦者也然欲起痼疾而儆官邪則良醫直史不憚人之患苦而必有以期於當也疾愈而醫者酬奸摘而彈者賞惟較讐攻辨之書洞析幽渺摧陷廓清非有絕人之姿百倍攻苦之力不能以庶幾也其有功古人而光於後學不特拯一人之疾劾一官之邪而已也而人多不甚悅之則以氣之淩厲義之精嚴不肯稍有假借

雖爲前人救偏往往中後人之隱病故悅之者鮮也縱使心服其言亦必口誚其過甚或陰勦其說而陽斥其非甚矣人心之偏而從善服義之公難望之於晚近也吳縝唐書糾謬凡二十卷一曰以無爲有二曰似實而虛三曰書事失實四曰自相違舛五曰年月時世差互六曰官爵姓名謬誤七曰世系鄉里無法八曰尊敬君親不嚴九曰紀表志傳不相符合十曰一事兩見而異同不完十一曰載述脫誤十二曰事狀叢複十三曰宜削而反存十四曰當書而反闕十五曰義例不明十六曰先後失序十七曰編次未當十八曰與奪不常十九曰事有可疑二十曰字書非是觀其貫串全書用心精

寔誠有功於研唐事者前人比之箴膏肓起廢疾殆將過之無不及也而王氏揮麈錄乃云纘初登第因范景仁而請於文忠願預官屬之末文忠以其年少輕佻去之逮新書成指摘瑕疵為糾謬一書老為郡守與五代史纂誤俱并刊行紹興中湖仲實為湖州教授復刻於郡庠且為後序不知纘著書之本意也夫書亦問其理之當否著書者之何所感發豈與刻書作序之意相入哉夫子感獲麟而作春秋後世習春秋者豈復搜討麟之毛角與夫子之如何與感哉晁公武曰纘不能屬文多悞有所詆訶如張九齡傳云武惠妃陷太子瑛事九齡奏之故卒九齡相而太子得不廢纘以謂時九齡已

相而太子竟以廢死以爲新書似實而虛按史文謂終九齡在相位日太子得不廢也豈謂卒以九齡爲相太子終無患乎是説良允然二十篇書隸四百餘事偶因一事失檢而遂謂多有悞訛毋乃刻歟觀其自序與進書之表頗識文章體要史氏鴻裁而竟因一言之失謂其不能屬文何惡之甚邪蓋歐公爲當代文宗史學非所深造學者多喜美疢之護不容一言有所訾訶況於專著一書攻擊不遺餘力者哉至於載筆之任自宜心術端醕縝以年少輕佻歐公拒之當矣然主裁史局譬之大匠度材宋桷棟梁毋枉其質負才如縝即其苦心精核豈易多得不必能持大體而付以檢討之職責其

覆審之功自能經紀裕如必有出於當日史局諸人之上何歐公計不出於此耶且其所謂年少輕佻亦恐言議之間英鋒銛鍔有爲歐公所不能禦者而因以年少輕佻目之未必他有所不可也嗟乎秉局修書有如此之才而不用則十五年之擾擾所與趨蹌而從事者概可知矣後人無歐公之學與文而忝居前輩見後生知識高出於已卽思排抑挫折惟恐力之不至挾恐見破之私日甚一日所由來矣其所成就又安敢望唐書哉

皇甫持正文集書後

皇甫湜文集六卷凡三十九篇乾隆辛卯秋假朱笥河先生家藏汲古閣刻本倩族孫道周映抄一冊存之篋

笥去今十二年矣湜與李翺俱稱韓門高第世稱學於韓者翺得其正湜得其奇今觀其文句鑱字劖筆力生健如挽危弓臂盡力竭而强不可制於中唐人文亦可謂能自拔濯者矣第細按之真氣不足於學蓋無所得襲於形貌以爲瑰奇不免外强中乾不及李翺氏文遠矣按二人文雖俱學韓李能自立不屑屑隨韓步趨雖才力稍遜而學識足以達之故能神明韓法自闢戶庭皇甫則震於韓氏之奇而不復求其所以致奇之理藉口相如揚雄不知古人初非有意爲奇而韓氏所得尤爲平實不可襲外貌而目爲奇也中唐文字競爲奇碎韓公目擊其弊力挽頹風其所撰著一出之於布帛菽

粟務裨實用不爲矯飾雕鏤徒侈美觀惟其才雄學富有時濫爲奇怪而矯時勵俗務去陳言學者不察輒妄詡爲奇耳湜於韓門所得最爲粗淺而又漸染中唐奇碎之病宜其有是累也史稱湜性卞急使酒裴度修福先寺將求白居易撰碑湜大怒曰何近舍湜而遠徵居易度爲謝過卽請斗酒援筆立成度贈給甚厚又大怒曰吾自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耶度如數與之今碑文不見集中而顧況集序不過中唐雕琢常調未見聲價當高出也集中答李生三書喜爭好勝文結氣躁殊少理解始終癖在一奇而究亦不能奇也李生不知何人觀書中所舉問難之

辭雖似主張不定然非無所見者湜不虛心商搉而矯
折强辯史稱卞急使酒此亦其明徵也如李生初問以
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則當對以水之波瀾山之巖
峭所積深厚發於外者不知其然而然乃可使後生者
知文章之本於所積是亦韓氏仁義之途詩書之源之
旨也今乃答以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
不得不鏘於烏鵲是欲使人不揣其本但襲炳與鏘者
而冀至乎鸞鳳虎豹則固不知鸞鳳虎豹之質矣李生
再問有薄屈宋之意而謂一詩一賦非文章又厭薄於
浮豔聱病之文而有志於古則當告以場屋之業所以
爲出疆之贄不可遽廢屈宋詞賦乃六義之遺不可因

聲韻而鄙之同於場屋文字也若其有之於中而發之
於外則場屋文詞亦未嘗不可見其端倪則後進之士
可以曉然於志古趨時雖各有道其實兩不相妨但問
中之有得否耳今乃摘其一詩一賦之言以謂詩賦非
文章耶三百篇可燒矣一之少非文章盤銘是何物耶
則是不察李生言意而狡獪於口舌之勝氣豈先達之
開示後學哉必以當時應試詩賦如昌黎所稱顏忸怩
而心不寧者等於湯銘與三百篇雖三尺童子猶知其
不可也無實之辨盈篇累軸豈有窮乎及李生三書摘
泥之言奇而無傷於正以謂如易之凡言無咎本皆有
咎可見無傷本有傷也此緣泥之論奇不本於內而從

外襲故止可云無傷於正李生從而駁之是己授人以隙無可辨矣𨑳猶不得於言弗求諸心而抗無理之辨以謂易之無咎不一有咎由愼故免又有咎自己招不可咎人生今以凡目之當是讀書未熟此與詰問之旨若風馬牛遁辭之窮亦可見矣若就其言而論則易繫三百八十四爻無咎皆爲一例惟節之六三獨作無所歸咎之解豈可以一而槪衆乎孔子大傳曰無咎者善補過也豈不以凡目乎倘使李生更據大傳明文責𨑳讀書未熟𨑳又何辭以自解乎李生又以松柏不䰐比文章此言可與入道矣蓋浮䰐非文所貴而有意爲奇乃是僞體松柏貞其本性故拔出於羣木惟其不爲浮

豔與有意之奇故能淩霜雪而不凋其鬱青不改者所以爲眞豔也不畏歲寒者所以爲眞奇也文能如是兩漢以還不多覯也李生以爲文章不豔不奇故欲取以爲比而不知果能如是乃是眞豔眞奇絕非凡葩眾卉所敢擬也誠得是說引而進之李生必有悟也湜也不足知此而又不能反衷以思乃强辨曰松柏可比節操而不可比文章莊子曰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榮華非草木乎草木既可比文章而獨謂松柏不可比湜殆自處於蒲柳之質故見松柏而不免色懼也且比事稱物理本相通自古未聞有商論文學稱引比喻辨者不即所喻以通其義而强曰某物不可喻某某物僅可喻

某去彼所喻以就己喻庶以救其絰塞不通之窮也且人人皆曰爾之所喻不如我喻則誰能心惬而輾轉狡飾亦復何所底耶李生又曰詩書之文不奇此言離合參半無庸深辨而湜則曰平處多奇處少易文大抵奇也不知湜意將爲易文勝詩書耶抑謂詩書奇處之少勝平處之多耶易比虎豹鸞鳳而詩書不堪比耶詩書奇處少者可比虎豹鸞鳳而平處多者不堪比耶卽湜之喻而窮湜之辨則悖義害道不可以殫詰也惜李生者名位卑微且其所得亦未能卓然自樹故不及終抗其辨向令兩持不下取其平於韓子韓子雖甚愛湜恐有不得而終諱者焉吾故辨而正之以戒後之好奇而

不衷於理者使之有以自反且俾爲先達者愼毋恃其通籍偶前遽任偏性大言以欺後學而後進之士亦自愼寶其璞毋輕投於浮誕淺躁更出皇甫以下之先達名流也此本訛字甚多毛氏不知所據何本第四卷論進奉書下註悉照抄本與文苑異不知抄本從何得之也毛氏跋云三十六篇晁公武讀書志云三十八篇今爲篇實三十有九豈傳寫誤耶跋并載浯溪詩一篇得於容齋隨筆亦不收入集中編次類例亦多不可曉第一卷爲雜著中有賦及韻文雜體論著合而爲一第四卷爲書其論進奉書乃是奏御之作今編次上李大夫書後答李生三書之前第六卷又爲雜著則碑碣誌銘

祭文及雜體韻文漫無區別俱不可解行篋無書姑記於此俟他日考焉

李義山文集書後

李義山文集十卷崑山徐樹穀藝初箋徐炯章仲注無序跋有凡例當是坊本偶缺也例云箋以考證時事注以博稽典故今觀其本亦可謂詳贍者矣其所云朱長孺本詮釋未備及閩本缺訛頗少朱本閩本今俱未見義山本爲古文不喜對偶從事令狐楚幕工章奏遂以其道授之博學强記下筆不能自休唐藝文志有樊南甲乙集各二十卷更有文賦一卷宋志於甲乙集外又有文集八卷別集二十卷詩集三卷今惟詩集傳世文

集四六俱是掇取諸書所載其佐幕之作與文集別集所收僅可於篇題約略辨之不能得原書梗概也觀義山自序樊南甲集曰四六取六博五格四數六甲之取未足矜序乙集曰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備猝不足以爲名是盡有志古人躬移其業亦可概也四六之文如宣公奏議會昌一品俱是經緯古今敷張治道豈可以六博小技輕相詆訶者哉義山佐幕止是應求備猝辭命之才其中初無獨立不撓自具經綸之識則其進於古人不爲四六之時亦是陳琳阮瑀儔耳欲如徐幹成一家言不亦難乎辭命之學本於縱橫六朝書記文士猶有得其遺者至四六工而羔雁先資專爲美錦古

人誦詩專對言婉多風行人之義微矣然自蘇張以還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則詩人六義之教不明而興起善善惡惡之心學者未嘗以身體也徒取其長於風諭以便口給孔子所由惡夫佞矣義山古文今不多見集中所存如元次山集序李長吉小傳白傅墓誌銘其文在孫樵杜牧間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近元柳雜喻小有理致大約不能持論故無卓然經緯之作亦其佐幕業工勢有以奪之也

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

宋汲郡呂大防撰韓吏部文公集年譜一卷信安程俱致道撰韓文公歷官記一卷丹陽洪興祖慶善撰韓子

年譜五卷南宋慶元中遂安魏仲舉刊韓集五百家注總輯三家譜記爲韓文類譜七卷紹興中潞國文安禮撰柳文年譜一卷嗣是刻韓柳集者俱不刊譜故韓譜散見於方崧卿舉正及朱子考異所援引而不見其全柳譜則未有言及者矣雍正庚戌揚州馬嶰谷購訪韓譜於藏書家復得宋槧柳集殘本其中年譜尚爾完好遂合刻爲八卷欵式一依宋刻楮板精好良可寶貴而長洲陳景雲俱爲之跋並誌其搜訪始末今併附於卷後年譜之體倣於宋人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譜其生平時事與其人之出處進退而知其所以爲言是亦論世知人之學也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家史國史與一代之

史亦將取以證焉不可不致慎也嘗讀茅鹿門與查近川太常書痛柳子厚一斥不復而怪韓退之由考功晉列卿光顯於朝矣竟不能爲子厚稍出氣力李穆堂謂茅氏不考韓柳時世退之光顯乃在子厚既卒之後今按茅氏之書乃是詩之比興欲望查太常之援手而借古事以爲抑揚義取斷章固不必泥韓柳之實事也若就其事考之則退之陽山之貶在貞元十九年子厚正由藍田尉授監察御史韋王用事退之爲其黨人所排子厚固未嘗有顧惜也後子厚坐黨人貶永州司馬自永貞元年乙酉至元和十年乙未凡十年乙未例召至京又出爲柳州刺史至十四年乙亥又五年而子厚死

矣退之於元和九年甲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一年丙申拜中書舍人轉右庶子明年丁酉兼御史中丞充彰義軍行軍司馬旋拜刑部侍郎從裴度討淮蔡是時子厚猶在柳州吳武陵爲營說於裴度謂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又謂子厚無子考吳武陵北還在元和十年其營解於裴度正當退之自右庶子辟爲行軍司馬之時何爲不可稍出氣力蓋韓柳雖以文章互相推重其出處固自不同臭味亦非投契觀二公文集俱可考見李氏不暇細考而遽責茅氏之疏殆非其質矣文人之有年譜前此所無宋人爲之頗覺有補於知人論世之學不僅區區考一人文集已也蓋文章

乃立言之事言當各以其時卽同一言也而先後有異則是非得失霄壤相懸鄭食其請立六國之後時勢不同楚漢之初是亦其一端也前人未知以文爲史之義故法度不具必待好學深思之士探索討論竭盡心力而後乃能仿彿其始末焉然猶不能不缺所疑也其穿鑿附會與夫鹵莽而失實者則又不可勝計也文集記傳之體官階姓氏歲月時務明可證據猶不能無參差失實之弊若夫詩人寄託諸子寓言本無典據明文而欲千百年後歷譜年月考求時事與推作者之志意豈不難哉故凡立言之士必著撰述歲月以備後人之考證而刊傳前達文字愼勿輕削題注與夫題跋評論之

附見者以使後人得而考鏡焉至於傳記碑碣之文與哀誄策誥之作前人往往偏重文辭或書具官或書某官而不載其何官或書某某而不載其何名何姓或書年月日或書某年某月某日而不載其何年月日撰者或不知文爲史裁則空著其文將以何所用也傳錄者或以爲無關文義略而不書則不知錄其文將欲何所取也凡此諸弊皆是偏重文辭不求事實之過前人已誤不容復追後人繼作不可不致意於斯也按韓子三家譜記之外尚有方崧卿考正年譜方出三家之後攷訂尤爲詳備且其舉正十卷至今尚有傳本而馬氏彙刻不及方譜陳景雲跋語亦以考異所引方本爲言似

亦未見方氏本者殆不可解當俟他日攷之

書貫道堂文集後

貫道堂文集四卷題爲成都費錫璜滋衡著蓋康熙間人生於新繁自序爲漢費詩後裔其父密於鼎革閒占籍江都而本其始生稱成都也據文錫璜蓋生於康熙三年甲辰而文中有及其六十餘歲之事則雍正初年尚有其人矣其父生前明天啟六年卒康熙三十八年講陸王之學著書甚多門人私謚爲中文先生錫璜承其家學亦有著述詩古文辭兼擅其名自稱有詩五千文二百茲集一百二十九篇宜得其大概也詩集今不可見文則斐然可觀雖不能醞要於學有所得能自道

其所見非依附於人而隨風氣者所爲也明末姚江末流入於狂禪理障殆不可救　國初風尚醕正程朱之學復昌然趨風氣而貌爲程朱其中流別亦遂不可問矣費氏父子當風氣禪易之際而卓然有守能自信之於心亦可爲豪傑士矣其論經旨則謂聖人言事實不言虛理易言天地不言天地之先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之所不知則不言之所以立教也九頭五龍之紀開皇龍漢之年百家非不有述刪書斷自唐虞知其所可知也論古書則云開元五經往往以俗字易其舊文然顏之推謂葛洪字苑加彡於景而世改周禮尙書則變易經文不始於開元矣孟子中知作智伯作霸弟作

悌彊作強尤俗因於徐氏經解中得薛氏書古文訓欲
致力於此此近日風氣所開彼時一二魁儒創論而未
有知者費氏已見及此可謂卓矣其論儒術謂儒貴能
治天下猶工貴能治木也宋儒崇性命而薄事功以講
治術爲粗是猶見工之操繩墨斧斤以爲粗而使究
木理之何以作酸何以克土何以生火何以生東方而
主甲乙也終身探索未有盡期而大不能爲宮室小不
能爲輪轅倘可以爲工乎則徒講性命之非儒術亦可
喻矣此尤切宋儒以後之痼疾其務知篇謂求知當知
所務是非篇謂欲定是非不可偏執已見縱橫博辨闔
肆而有繩準周秦諸子無以過之而又切中時弊理較

諸子爲韻在集中高出他文不啻尋丈也其有補於政
事者言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竊疑蛟不可伐歷代亦
無其制而蛟變爲害甚大無如之何及入楚豫聞山中
人言地將出蛟蒸蒸暖於他處冬不積雪常時木竹葉
盡捲獵者知之卽掘入數丈有物若脂膏積數十石煎
之可燎或形已具者甲鱗鱗然除之則絕蛟害凡正月
蛇與雉交生卵遇雷卽入土中數丈成蛇形數百年後
爲蛟乃悟伐蛟當在未出之際先王之制久廢儒者又
亡其義今幸民間尚有其法似可著律令而懸賞募則
永絕其害矣其論古事謂明太宗實錄載方正學伏地
乞哀出於史臣誣罔此亦有人辨之矣至甲申之變受

賊刑拷諸臣史傳皆指爲降辱錫瓚獨謂當時賊聚諸公問之從者冠帶以去否則極刑隨之南都阮大鋮主國欲報逆案之辱所仇中有爲賊夾斃者大鋮目爲順案不以死節予之於是陳演方岳貢邱瑜魏藻德以下皆誣以從賊爲辱自古未有受賊刑戮而稱辱者自阮大鋮始創豈可爲據是言極有關係不特立意忠厚已也費氏父子生當其時其言必有所受非可誣也至刑拷諸臣中原有灼然失節費氏亦未嘗不分別言之讀者可自擇耳余嘗見邱瑜李國楨別本傳記與史識絕異似非盡無據者必有受誣者矣但費氏生於明史未成之前其有已經史館審定無可疑者尚未與聞如建

文出亡及從亡諸臣尚謂必有其人其事則未與史局諸老一發覆耳又其學不甚篤而震於楊升庵名且爲鄉曲過推言至失實轉自形其淺陋升菴雖爲諸家指摘其博贍自不易得然附會緣飾英雄欺人其書實亦不免今乃謂升菴所釋禹碑石鼓延陵碑字所引多人間不經見之書又云在滇四十年讀諸土司書土司多周漢世家藏書皆非世有則因升菴僞造秘辛假托土司藏本以欺天下費君又受升菴之欺而推廣之不知君子可欺以方而是說之不可通於方也一言以爲不知此之謂矣延陵禹碑不待識者而知其僞石鼓亦多介疑似之間至云明代土司尚有周漢舊書未入中朝

則是委巷之言不但日本僞書之誕也他不具論即如升菴論古人避諱以謂必取同音史遷諱談爲同以談同古音同也明帝諱莊易嚴以嚴莊古音同也毋論所證古音確否試問高帝諱邦稱國豈邦國古音同乎武帝諱徹稱通豈通徹古音同乎又如升菴引古詩尺素如霜雪疊成雙鯉魚要知心裏事但看腹中書以解十九首中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之句謂古人寄書疊絹素爲魚形詩云雙鯉者乃絹素非眞魚也昧者作眞魚解可笑此言明白不必出於未見書也然此詩二句下文即接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云云豈絹素疊成之魚又可烹耶夫以一例諱字明見史策而顧

此失彼其說不能自掩人人所見之古詩而强解上句不顧下句文理之安則其附會緣飾觸處皆是何必求解於未見之書哉書苟非在天上人間必有能見之者何以數百年來升菴所見之書更無他人見耶又傳經之學自東京以後即不能一一究其受授淵源觀儒林諸傳可知大略即宋人所謂不傳之絕學其授受後人亦至元代而止其所爲某家之學某氏之傳多是得於遺書如歐文之學韓陸詩之師杜非有人受之於韓杜而轉授於歐陸也即如姓氏譜系乃一家血脈相承最爲有據尚且不能追至千載以上間有詳者多出六朝附會識者不以取徵此即費氏所云易不言太極聖人

不言不可知之理也乃其爲父衒作傳敘乃父受學於孫徵君謂徵君之學出於陽明爲第五世已多事矣陽明之學再世失傳李贄狂僻耿氏之佛顧氏之仙皆稱王學豈足以辱陽明而何所爭於世次然孫君出於東廓其學不失師法猶之可也至敘乃父著中傳正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爲傳八百餘篇儒林二千有奇自摧其學出於子夏七十二傳則妄誕不經甚矣費氏出於子夏不知所得何傳傳者如何相授又謂先聖以來七十子傳人具在則尤夢中說夢七十子自家語史記紛紛著錄同異分合已不能齊其末見語孟記傳者强半若明若滅今無端推出七十二家之學且分七

十二家之傳此豈必待見書而知爲妄哉況密以陽明五世爲師自命陽明第六傳也陽明未嘗自命其學爲出子夏之六十六傳則密又安從而溯七十二邪今有祖所未能定支系者而孫乃直自居爲幾十幾世天下有是理乎佛氏宗門惠能而後歧分爲五潙仰雲門法眼皆絕臨濟曹洞二宗至今流行彼爲幾十幾世則披剃有師摩戒有印度牒衣鉢有傳雖不知於教何得而授受實不可誣今費氏所傳分支別派各注源流欺天乎抑欺人乎自以爲儒而闢佛氏不知佛氏五宗絕者不可續而傳者不可誣若以子夏七十二傳及七十子宗派皆有傳人質之彼教無此妄矣此二事皆費氏之

大謬戾者其故出於不甚學而喜穿鑿也其餘瑣細得失不足深校觀者不以瑕瑜相掩可也又其論史記封禪書所謂三神山者謂方士之譎語蓬萊者蓬蒿草萊也曰方壺曰方丈者棺之形也曰圓嶠者墓之象也曰瀛洲曰弱水者黃泉也至則溺焉故曰反居水下其物盡白者喪之儀也蓋言世之好神仙者必至於是而後甘心其未至是則可望而不可卽也及至是則又與世人絕是生人終不可至也雖近附會然可爲惑者解貫道一集之得失盡於此矣

書孫淵如觀察原性篇後

昔夫子罕言命子貢以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夫子自謂

無行不與又謂時行物生天何言哉乃知性命非可空言當徵之於實用也夫子嘗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簡而意該矣余竊以謂諸家言性之旨本相近也好事者之辨論實相遠也孫君原性之篇繁稱博引意欲獨分經緯而按文實似治絲而棼之矣余不敢强所不知亦不欲以火救火姑就其文論之如孫君以陰陽五行言性則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明著其文何藉引伸農經哉孫君引易而倒成性句於繼善之上意似便於性善之說而不知善不先於氣化中見則性善爲無根矣孟子良知良能自與四端擴充互發今乃謂其有性無教王君朝措又附和之漫引昔人議孟

子不讀易不知性有陰陽殊不知口之於味章性命兼疏陰陽均徹諸家未見有能出其範圍豈可誣詆先賢轉取呂家子緯偶合之言與夫似是之說有心爲矯異哉僞書習與性成與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二語有何殊別而去此取彼但論氣數循環不能不兼善惡今云夏至陰生而夏不得謂冬夫夏固不得謂冬而陰亦豈得謂之不生於夏耶謂商臣越椒形惡而非性惡其義甚舛果形有一定之惡則天下豈有無形之性是性亦有惡矣余意商臣越椒雖惡苟誨之以忠孝未有不喜斥之爲亂賊未有不怒是即可見性本善耳若梟之食母鸇之搏擊亦謂性善則犬牛之性同人性矣天下

果別有不食母之梟不搏擊之鷹或有可致孝之梟可教讓之鷹則謂鷹梟性善可也商臣越椒形惡不妨他人之形善也梟鷹形惡亦有他梟鷹之形善者否人之貴於萬物正在於此物本不齊豈可求圓而反窒耶道與德爲虛位則誠然矣忠恕亦爲虛位於古未之聞也道有亂道德有凶德未聞忠有凶忠恕有亂恕也孫君以非其親暱而任其難爲似忠非忠小人腹度君子心爲似恕非恕則襲取之義力假之仁煦煦者似仁非仁孑孑者似義非義是五常亦虛位矣其說無稽不待辨也挾求勝之心持一隅之說欲於勢如亂麻之中獨闢宇宙正如陰陽反復後人復起而爭何時已乎秦王遺

玉連環趙太后金椎一擊而解今日性理連環全藉踐履實用以爲金椎之解博徵廣譬愈益支離雖夫子生於今日空言亦不能取信於人也戴東原力詆宋儒未敢上議孟子今則孟子又不免矣浸假而上夫子且有將及之勢蓋古人無口不能不畏後生豈不岌乎殆哉夫子嘗言君子貞而不諒則諒非美名也他日論友又曰直諒豈益友非君子乎小人同而不和是同非善道也他日傳易又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豈同人爲小人乎君子矜而不爭是矜爲嘉德也他日論疾又曰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廉與忿戾又豈君子之所尚乎夫言各有所謂不可文義拘牽同一夫子之言又同出

於經論非駁書雜記不可徵信者比而拘文牽義已不可通況萃集百家不求所謂但冀穿貫謂非周納傅會吾將誰欺設使和同貞諒之言旁出漢宋諸儒不知又當如何措擊然則今人自謂折衷前聖恐如洴澼絖家味幸無危人為左證爾豈可謂定論哉孫君言聖人貴實惡虛是矣不知原性之文正蹈虛言之弊宋儒輕實學自是宋儒之病孫君以謂三代之學異於宋學當矣顧以性命之理徒博堅白異同之辨使為宋學者反唇相議亦曰但騰口說身心未嘗體踐今日之學又異宋學則是燕伐燕也戴東原著原善諸篇實有先儒未發之旨雖補經訓可也但其論宋儒之躬行實踐則謂釋老

亦有躬行實踐不足爲賢然則戴君所以不求踐履非不能也特惡其近釋老爾噫

書郎通議墓誌後

人心不同如面文辭亦如是也不見著文之人而相與商搉爲文之意則不可以擅改其文恐作者之意未必爾也乃世風不古欲傳先德既託能文者爲之矣又與不必能文者私增損之是求其文而誣其人矣往者郎氏子弟請爲按察君傳余既應之又請代故大學士梁文定公爲撰誌銘蓋藉榮於頭銜而不知文之重也然非一日之故矣余亦以世法應之初不爲怪也後聞有知余者謂見郎氏傳疑余近業荒廢余不解所謂最後

於京師見鄎傳刻本則於余文大有刪改全非余意乃
知其疑有由閱五年又見梁文定公誌銘石刻則題欵
全失法度文定有知當不爲然是鄎氏誣余不已而轉
誣文定也其尤悖理法者改刑部侍郎阿楊阿公爲少
寇阿公改禮部尚書吉林德保公爲德定圃公殆於一
字不可通矣不知鄎氏子弟請之何人其人亦不知具
何胸腑而爲此更張夫官名地名必遵當代制度不可
濫用古號以混今稱自明中葉王李之徒相與爲僞秦
漢文始創此法當日歸震川氏已斥爲文理不通矣近
因前人講貫已明稍知行文者皆不屑爲也然王李雖
乖法度亦必古有此官而始借用如戶部尚書稱大司

徙兵部侍郎稱少司馬以周官六卿混作明制爲不通耳今縱欲襲其例刑部侍郎亦當稱少司寇文雖不通而語猶完也今删司字而稱少寇則古今皆無其號直是市井諸譁非復學士大夫之言此而可入於文卽求爲不通不可得矣夫文字承用必有其解寇則賊盜之謂也司寇詰奸邪故以司字爲職掌耳去司而稱寇則大寇小寇乃是大賊小賊耳以此而稱刑部長官安得有是理耶至於滿洲蒙古名稱近古男不稱姓而婦女稱姓春秋例也其稍異者男子皆特稱名不似古人之同姓分氏耳然官府文移漢人著姓滿洲蒙古旣不稱姓則以名之首字著稱從權宜也以故滿洲蒙古生子

命名無止取一字者亦勢所必然其實二字三字或四五字皆聯綴成語不可斷也故行文者於當世達尊漢人可稱某公某甲某公某乙若滿洲蒙古某甲某乙本以聯屬爲名未嘗著姓止可稱某甲公某乙公而不可中斷其文失其本然語意且某公之與公某止一顛倒其文初無軒輊試觀元人所爲蒙古色目傳誌文字可覆檢也今於阿楊阿公删去楊阿二字而稱阿公已不通矣然猶曰官府文移有此例也於德保公删去保字而稱德定圖公則又求爲不通而不得矣德保爲名而定圖爲字截其名上一字而連字爲稱是賈臣字翁子可稱賈翁子公相如字長卿可稱相長卿公有是理乎

且稱名不拘莫如左氏傳例忽名忽字忽稱采邑忽稱謚號可爲變矣要皆因事成文未有割裂名字混合爲一者也晉有公孫歸父當時以歸父著稱猶滿洲名也其字子家不聞可以稱歸子家也鄭有罕氏嬰齊當時以嬰齊著稱猶滿洲名也其字子蟜不聞可以稱嬰子蟜也古今無此語文章無此理請改者不知何心爲之改者亦不知何意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余恐後人不察而猥以嗤文定也

按滿洲蒙古有姓無氏其著籍僅以名行官府文書不得已而取名之首字以代姓矣而詢之旂籍凡家規譜例其名首一字子孫未嘗不避諱也此人於阿楊阿公

刪去楊阿二字而稱阿公於德保公刪去保字而稱德定圃公固屬庸妄無知然其意則欲避人之名諱耳不知即阿字德字已犯其諱不必更連下文始謂之犯蓋由不明事理又不知滿洲蒙古之家規譜例也而傳記行文實有難者雖元人爲蒙古色目文字亦未足盡其變也如阿楊阿公德保公固傳誌文字傳信不嘗諱矣誌文尙有故大學士英廉公諱此人改爲英文肅公其截用諱首一字固不通矣但公孤大臣已有易名之典而臨文仍斥其名於理亦有不安文肅公本馮姓則於書謚不稱名者或可著其姓而綴謚號歟乃滿洲大臣亦間有著姓者如棟鄂氏稱鄂高佳氏稱高傅察氏稱

傳之類則於三合四合之姓或舉其著稱之一二字以入文亦可行歟又金石傳記之外如序跋小文札牘短語例不必書名又不必特書姓氏者莊重書之既非其體秃書其字又恐人之難知行文斟酌輕重權宜爲之固無不可著爲一定之法以範後人殊不易易蓋我輩爲之如是其反覆周詳不敢苟也彼不問是非妄加塗竄全無心肝者哉

古人二名不偏諱顏氏匡謬正俗謂世俗二名止稱一字者爲非皆謂命名二字連而不可斷也然介之推卽介推也孟子反卽反也王羲之之子實名獻之蓋之以之類虛字成文子甫之屬丈夫通號則又不盡拘於合

字成文之例也旂籍人名有阿某者阿爲發語之音有某某阿者阿爲收語之音似與之推之反義之獻之一例則阿字在名首者或可不爲諱避又兄弟聯名有同上一字者有同下一字者其同上一字者或可斷文以稱略視古人之命氏歟然 天潢玉牒雍正年間親王名上一字同 御名者至乾隆年則謹避 廟諱是則臣庶之家子孫諱其祖父上下二字不容有所擇矣故行文之遇滿洲蒙古其文關史法者必聯書其名而不可斷其名首一字以代姓氏其尋常筆錄則書其字而注其名以備考可爾至於鄂公高公傅公之類本爲其姓雖用漢人之例無不可也

朱先生墓誌書後

余爲鄭學齋記書後極言墨守之弊或舉朱先生誌有云名物象數訓詁文字並主漢人之學謂是心不滿於先生於此有微辭焉此則拘文牽義難以語於通方者矣先生學問文章誌語頗得其要不敢溢美不敢歉甚固無隱無犯之大義也若謂主漢人學卽與墨守同譏不知先生爲文章家言經傳訓詁取足疏證立言宗旨與專門治經師授淵源一字不容假借者義不同科誌文又云漢人不能無失近古得之者多此見先生善所因矣近世學者不知文章自有其體而偏重學問因見文章稱述小與舊說異同卽譁然紛爭如見所怪不知

巫醫可以證易貧富可以通詩聖人稱述六藝本無一成之例苟稍滯焉則北山至於臣父雲漢可以無民觸處皆窒礙矣今之攻小學者以爲六書不明則言語尙不可通況乎義理然韓子曰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略識云者未如今之輾轉攻取畢生莫能殫也以其畢生莫殫故終其身而無可屬辭之日然不應妨他人之屬辭也韓子立言如五原禹問諸篇昔人謂與孟揚相表裏者其中仁義道德諸名修齊治平諸目不知於六書音畫有何隱奧未宣究也讀易而知寡過讀書而得知人安民讀詩而知好善惡惡讀春秋而論其謹嚴名分不待窮說文之偏旁辨廣韻之音釋與夫諸子之紛紛攻

辨而六經大義昭如日月雖使許慎復生康成再出卒莫能有加重於此也夫專門絕學自可寶貴立言之士擇其善而從之所謂爲高因邱陵也必强天下之人皆作邱陵則亭臺樓觀將以因高而爲之者又當責之何人耶偏心自是於義不可通矣夫自大視細者不入自細視大者不盡交相非而未有能定是以貫通人之識也

說文字原課本書後

六書小學古人童蒙所業原非奇異世遠失傳非專門名家具兼人之資竭畢生之力莫由得其統貫然猶此糾彼議不能畫一後進之士將何所適從乎或曰聯文

而後成辭屬辭而後著義六書不明五經不可得而誦也然則數千年來諸儒尚無定論數千年人不得誦五經乎故生當古學失傳之後六書七音天性自有所長則當以專門爲業否則粗通大義而不鑿轉可不甚謬乎古人而五經顯指未嘗遂雲霾而日食也周君之刻說文字原蓋欲初學粗明大義而其說至紛紛而不可捺者則未嘗以染指也左右楷釋則其弟稺圭侍講所爲而右方篆書則用釋夢英之石刻而跋云陳竹厂氏爲之蓋初欲陳君爲之而陳君病嬾遂取英本付刻而跋語未及改也有鄉曲假子與竹厂忤者譁曰此篆不合許氏因痛詆竹厂自誤誤人如訟不得直掩得仇家

陰事然者勢洶洶且未有已余意周君此刻本爲童子塾課非著述也卽有得失亦無足譏然彼所謂不合許氏必有見於許氏云何是亦不可以不察也高郵王懷祖氏深於小學因遂質焉懷祖曰此篆無甚不合彼所謂不合者乃不合於汲古閣毛氏刻本耳非別有許氏眞傳不相合也毛刻在今固稱佳本但亦有不合此與英本相較字畫小異而義各無傷者固可弗計卽有違異亦互著長短未見此劣而彼優也余曰近日考訂之學正患不求其義而執形迹之末銖黍較量小有同異卽嚣然紛爭而不知古人之眞不在是也文字有畫以著義猶笙簫因孔以出聲也笙簫之孔苟於鍾律無訛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自能和聲以入樂而漆色之淺深畫文之疎密不與焉鍾律茍不取諧但求畫文漆色雖同大舜之箾韶無能協也今之自命爲考訂而好爭無益之名數者率皆不知鍾律而侈言漆色畫文者也

鄭學齋記書後

戴東原云鄭學微而始以鄭氏名學其說洵然時文興而文辭始有古文之名同一理也戴君說經不盡主鄭氏說而其與任幼植書則戒以輕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約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說及其學之既成會通於羣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說之不可以據於是始得古人

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於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茂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固專家之習業然以墨守爲至詣則害於道矣昔人謂寧道周孔誤勿言馬鄭非墨守之弊必至乎此墨守而愚猶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記數不敢稍失猶可諒其愚也黠者不復叅學但襲成說以謂吾有所受者也蓋折衷諸儒鄭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鄭學即不勞施爲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猶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賊也惟墨守者流非愚則黠於是有志之士以謂學當求其是不可泥於古所云矣

夫是者天下之公允也然不求於古而惟心所安則人各有心略相似也是堯舜而非桀紂亦咸所喻也依傍名義采取前言折中過與不及參以三占從二人皆可與知能因而自信於心以謂學即在是則六經束高閣而五尺之童皆可抵掌而談學術矣任氏銳思好學非荒經蔑古者也然未能深有得於古人而遽疑鄭學此戴君之所以深懼也故又以為戒耳然墨守之愚及墨守之黠與夫愚心自是而不為墨守者各執似是之非以詰戴君戴君將反無辭以解故曰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也

凡有推奬於人不難屈己凡欲求知於人不嫌炫己人之情也有所爲而言之不必遽爲定論聖人所不免也而炫己者人情所易故聞者不甚取乎屈己者人情所難故聞者多據爲實而不知其不盡然也世傳沈休文與齊明帝賭徵栗典故少三事退爲後言以明己之出於故讓是非不好勝者也其著宋書雖不敢希蹤班馬而文辭典雅頗具別裁抑亦范氏之亞匹也史稱裴子野刪宋書爲宋略三十卷約見之歎曰吾不如也史通因飾之曰由是言宋史者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此豈情理之言哉裴略今已不傳前人錄入編年部次是荀悅漢紀袁宏後漢紀之屬也是與紀傳之史絕不相蒙

前史謂刪約書固已謬矣荀氏之紀不盡出於班書袁
氏之紀不盡由於一史假而易編年於紀傳而止憑一
書刪繁就簡乃荒陋者所爲適人不出此也裴氏之書
未必至是而史顧侈爲美談何其陋歟約之歎服大抵
取其翦裁簡當至謂已所不如不過一時推奬之辭且
亦明知已之撰述足以流傳不致爲所掩也故不妨爲
假藉而史氏錄之則未察其本矣劉氏斟酌羣言揚搉
史品自宜知所別擇乃又從而賞之曰由是言宋史者
以裴略爲上沈書次之後人不見裴書而因劉氏之言
以謂裴略實勝沈書有定品矣姑無論子野史筆文才
未聞可駕休文而上正使其書不愧荀袁亦與馬班諸

書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劉氏二體之篇明言班荀二家缺一不可未聞言漢事者以荀紀爲上班書次之言東漢之史以袁紀爲上范書次之何則短長優絀必以其類相形體製各不相蒙短長何自見哉三家之易四氏之詩治經之門戶也施孟當與梁邱相衡齊魯必與韓毛爲比則其理也今云施氏之易勝於韓氏之詩轅固之詩優於梁邱之易豈復成評論乎而人乃習而不察則以沈氏有自歎不如之說而不知一時推獎之言不足爲定論也吾嘗見有少年學子所業殊不足以加人而前輩負物望者過爲推獎至謂己所不如其人憪然自喜鄉曲之無知者篤信不疑以謂彼固自謂不如者

耳而其人初無他長惟有黯默寡言人見之者以謂口
深藏而不露者也畏之愈甚不知是黔驢之末蹼者也
他日或有撰著必不足以傳世後人聞其撰著部目而
惜其書亡安知不如世人之惜裴略度其必勝於沈書
邪昔人謂刼火之後書之傳者有幸而不知書之未必
盡佳而不傳之幸固勝傳者之遠絶也裴略未必盡屬
虛名吾慨世人以耳爲目而不察端末者之衆也故推
言及此云

駁孫何碑解

凡爲文辭必則古昔得其意而已矣古人法度有必不
可違者有界在可否閒者亦有必不可行者不可不辨

也必不可違者而違之是謂悖矣必不可行者而行之是謂愚矣愚之與悖稍通於文字者皆知免矣惟界在可否問者其中又有輕重之別雖無一定科律而作者選言不能不決出於一途則權衡事理務於至當如韓退之之所謂無難無易惟其是而已矣唐末五季文章破碎遣辭命字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文運之末厄也歐陽摧陷擴清之烈比於唐之韓公其溯宋初爲古文者始於尹氏余觀孫氏何文亦良有意乎追古作者感慨末俗流訛不得古人立言之法雖其力未必遽逮而趨向近正抑亦歐曾之前驅也然其推論文章義例尚有界在可否而權衡輕重之間未得其至當者則爲進士

鮑源所作碑解是也何之言曰碑非文章之名後人假以載其銘耳銘不能盡前之以序而編錄者通謂之文失矣陸機曰碑披文而相質則本末無據焉且以盤盂几杖有銘不可稱其文爲盤盂几杖例碑銘之不可稱碑又考古之碑制乃葬祭饗聘之際所植一大木與後世勒銘及刻石制度有異反覆辨達尤以正名爲言順之要是何之論篤矣雖然古人文字初無定體假借爲名亦有其倫劉彥和曰秦幷七王而戰國有策錄而弗敘故即簡而名然則策乃竹木之屬載書於上亦非文章名也而朝廷策書科舉策對莫不因是立名與碑豈異指乎羽檄露板皆簡書制度亦非文章名也文人撰

者不聞別器與文異其稱謂又何疑於碑乎樂府漢官
名也其名歌辭乃來被音律之詩耳然自蕭梁以來選
詩之例必於詩外別出樂府即以官名爲詩定體是殆
較碑爲尤甚矣何必正彼而顧沾沾責此是亦知一十
而不知二五者矣且何言後世石刻已非麗牲繞紼之
舊哉正見後世刻石爲文原非古人植木鑿竅之用名
之爲碑不過借形似而命之名矣制度既不相蒙則即
碑紀事雖謂與古毫不相涉可也況朝廷有制品官有
秩趺首有式撰述有例東京以還制度久已別爲一物
文家又已自爲一體稱器而文可共知無疑義也於斯
必欲斤斤而較其是器非文且欲正其植木之制則策

書檄板樂府之屬亦當一一追正其名追改其制不亦繁且擾乎孔子謂純儉則從衆拜下泰也雖違衆吾從下然則文章典制名實異名有推移於不知其然而然而於事理無所關係君子固不欲戛戛與世爭也

駁張符驤論文

符驤答陳大始書云足下議驤傳士誠不當連稱我字驤前書歷引魯吳七國之嘗稱我者以解足下之惑足下以爲史遷仍列國舊史未盡削去也此語何所受之耶足下言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未嘗我陳涉足下知之乎史公之不得我項羽猶今日之不得我明代也項羽之不得没其紀者史家是

嘉業堂刊

非之公項羽之不必概爲我諸史臣向背之私也故史公不敢我項羽等而下之明代卽不敢我士誠今日卽不敢我明代而於士誠轉無忌也

史遷於世家年表各隨本國稱我其爲誤仍本史原文失於改易理甚明顯符驪生於今世並無張吳舊史可承而竟稱士誠爲我則是出自心裁其胸次是何主見莫可詰矣遇人指摘謝過而改正焉可也乃引史記誤文以爲强解已屬謬戾及陳氏指明史記失删本史原文則亦見竟可喻之理如左傳當陳桓公在時卽稱之爲桓公當田恆未死之時卽歌稱爲陳成子此類甚多觀書自曉何必有所受之而符驪乃折以此語之何所

受耶陳氏又云項羽本紀未嘗我項羽陳涉世家未嘗我陳涉駁辭亦可爲允矣符驥乃云史公不得我項羽猶今日不得我明代史公不得我項羽明代不敢我士誠今日不敢我明代而於士誠轉無忌也直是全不通於文理邪辭離而遁辭窮矣據其意惟勝國稱我爲嫌隔代不妨稱我則史記於五帝三王之紀皆可稱我矣試問史記有此例否邪三十世家惟春秋戰國諸侯各有國史可以致誤襲者史記襲文稱我其餘如孔子外戚及蕭何張良諸篇同一世家而無舊史原文可致誤者史記果否通稱我邪即此觀之史記之稱我者出於馬遷之筆誤而非其心裁有明驗矣且史記所撰世家

如春秋戰國本古諸侯開國承家其國自有國史國史稱我故亦從而我之雖誤而猶有解於致誤之由又一書之中並載列國世家亦有互相賓主之意故我其本國以對他國雖不可爲正理猶有非禮之禮可解釋也符驤自以己意作士誠傳邪抑修明史作士誠傳邪自以己意直悖亂矣所修明史亦必有明史通例非出一手他人有此稱謂否邪士誠草莽崛起非有開國承家如古諸侯事迹當編列傳而不可爲世家若夫列傳之文史記從無稱我之例項羽本紀陳涉世家項不帝而爲紀陳非侯而世家前人久已議之非符驤所知矣然二篇不稱我者非史遷有所避而不敢我蓋不成國而

未有史無舊文之可爲沿習雖爲本紀世家實與列傳無別者也然則符驪以上誠比之吳魯諸篇可謂胸中有倫類邪况文無難易惟其是稱史遷之例卽使出於心裁亦有後世不可行者義帝不著本紀而項羽作紀秦自莊襄以上列在諸侯而作秦紀后妃不稱后妃而標外戚此皆灼然名實不正雖出史遷心裁後人亦可遵行否邪至所云史家是非之公史臣向背之私尤可怪矣符驪之於張士誠何所用其私向私向在張士誠私背又何人耶我者對人之稱身不立乎其朝我字從何位置君臣大義猶夫婦大倫也婦人謂嫁曰歸夫家卽其家矣如符驪言則婦人于歸之後惟於其夫有仇

隙者避嫌不敢稱我但於其夫無所仇隙雖張王李趙不知誰何之人不妨皆稱爲我家邪

評沈梅村古文（原缺）

評周永清書其婦孫孺人事（原缺）

墓銘辨例

涉世之文不比杜門著述師古而不戾於今協時而不徇於俗斯庶幾矣墓有誌銘前人謂始宋顏延之潘濟南遠引西漢滕公或又引莊子衛靈公石槨之銘其實禮經銘旌之制已肇其端誌古作志亦見檀弓古人一字一言皆可稱銘稱誌文多文少亦無定格誌亦銘也銘亦誌也銘則取其可名誌則取其可識如是而已自

西京以還文漸繁富銘金刻石多取韻言往往有序文銘頌通體用韻前後皆一例者古人不過取其易於誦識無他義也六朝駢麗爲人誌銘鋪排郡望藻飾官階殆於以人爲賦更無質實之意是以韓柳諸公力追史漢敘事開闢蓁蕪其事本爲變古而光昌博大轉爲後世宗師文家稱爲韓碑杜律良有以也但韓柳之文舉世所宗而彼所所取裁則非末學所喻淮西南海諸碑戶誦家絃而不知經史異本柳州孝門之銘錄奏爲序乃西嶽華廟及孔廟卒史諸碑之遺本屬漢人常例而宋人一見蘇氏表忠觀碑卽鶻突不得其解末學拘繩少見多怪從古然矣今於諸家文字變化錯綜難於備舉

嘉業堂刊

卽如世人知有韓文世人於韓文中又知推其碑誌姑就韓文碑誌而論如盧殷李楚金之墓則有誌無銘盧渾胡允明之墓則有銘無誌張圓之墓卽稱散文之誌爲銘彼蓋心識古人源流隨時通其變化未聞當日子孫以爲歉闕觀者以爲疵議也今爲張松坪編修撰墓誌銘所謂涉世之文自當相體以裁衣矣刊送事實具在可敘之事無多而巨冊大書鋪張前後不過酒食燕會之簿錄風雲月露之詩題駢體賦人成篇自易如欲清眞結撰摩寫傳眞自當簡削其辭擬於伐毛洗髓隱括要節謀茲短篇庶知文者以謂曲折無盡此竹數尺而有千尋之勢文短而神味長也譬之釀酒少糧則減

水而醋醲始發理易明也至於閒情逸韻補入銘辭銘者詩騷之流長言詠歎正爲短誌傳神所謂繁簡各有當也乃論者以爲誌短銘長不合體式不知論者以如何爲文體式也韓公作劉統軍碑誌不滿二百言銘辭四百七十餘言不聞劉統軍人品減色韓昌黎文失體裁且此亦不始於韓上自漢魏下訖宋元殆於更僕難數不知論者曾見否也即如張司寇爲給諫公誌則誌長而銘短矣給諫事實雖不盡詳張公誌文亦自雅飭但如粥廠監散考童審音乃科道尋常職事又無他故而鋪敘入文以爲稱頌則幾於呵殿排衙升堂畫諾皆可稱功此實情理可推非後生之妄議前輩也必欲效

之以爲長篇何難之有恐眞有識者不謂然耳古云凫不可續鶴不可斷文章自有體裁非深知者不可輕議蓋師古原未嘗戾今協時寶不敢徇俗或者少見而多怪則亦無從出避之也

或問墓銘之例誌如史傳銘如史贊可乎史贊之文不可加長於傳而銘或加長於誌可乎答曰史贊不得加長於傳正也如伯夷屈原諸篇敘議兼行則傳贊亦難畫矣然其變也至於墓銘不可與史傳例也銘金勒石古人多用韻言取便誦識義亦近於詠歎本辭章之流也韓柳歐陽惡其蕪穢而以史傳敘事之法誌於前簡括其辭以爲韻語綴於後本屬變體兩漢碑刻六朝銘

誌本不如是然其意實勝前人故近人多師法之隱然同傳記文矣至於本體實自辭章不容混也古人誌銘二字本不甚分今以後世之例分之則誌爲序而銘乃其正文非若史傳以傳爲主而贊則其餘文也今人不解此意但其流傳書款尚有可推論者如文士集中爲人作傳而有論贊者其論曰贊曰字樣必冠論贊正文之上而不附於傳末所以明傳爲正文而論贊則自爲文附於後也其爲人作誌銘者銘曰二字不冠於首必附誌文之末而銘辭則特起書之所以明銘爲正文而誌不過爲銘作緣起之義也故銘長而誌短或銘誌長短相仿體之正也漢碑之舊法也散體古文詳書事實

而一二韻言作結者體之變也唐宋以後之別裁也文人意之所往大體苟得其餘詳略短長惟其所宜要於一是而已即如韻語之道本通於詩詩有序長而詩短詩長而序短或詩與序適相均者自三百篇以迄於今何可勝舉也哉夫銘金勒石難言之矣具史之才酌經之旨比象本易載言本書詠歎本詩制度本禮筆削本之春秋其間如何宜古宜今如何稱情準法嫌介疑似之間往往一字聱牙不免踟躕搔首蓋戛戛乎其難之摯虞劉勰之品隲陸機李充之議擬六朝如何而猥濫唐宋如何而更張潘昂霄之纂例盧疎齋之宗旨孰是孰非王止仲之墨守王伯厚之指南孰通孰執近世顧

寧人之糾摘黃棃洲之補苴孰爲通達可行孰爲偏拘未化凡如此類皆有淵源流別講習正須專門名家深願有識之士不憚推敲而正定之至於合其文理而以字數多寡爲言不待辭終而聞者胡盧絕倒矣

魏文典論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然則誌銘與哀誄同科韻文又兼韻敍見於文選亦一班也文選墓誌一篇全體韻文而不稱銘豈此等尙未見耶

夫相馬以神駿氣骨不問肥瘦古鼎辨款識色澤不計銅斤人皆知之矣今之論文有異乎是據酒食宴會之帳記裁而爲曲折隱秀之高文比擬於升堂覩奧之堂

簿以爲誌銘自覺相去不可道里計矣其中經營爐錘
具有苦心而一切皆删不論但以誌銘字數較量多寡
爲言是相馬而存屠沽賣肉之心鑒鼎而用市販秤銅
之見然則彼之所謂名篇傳筆可懸想而知矣噫

通說爲邛君題南樂官舍

丙戌丁亥之交與饒平邛君向關同遊太學又同學文
章於大興朱先生竹君君工爲制舉文一時門下攻藝
業者凡數十輩莫不斐然可觀及言能事雅推君最擅
戊子君舉順天解試又與君同受知於江寧秦先生愼
之前後閱四五年出處多合而知心最深已而君出爲
南樂知縣不煩而治所設施多書室舊聞辛丑中夏余

自河南返轍都門便道訪君留連數晨夕爲溯舊事猶
指顧間爾君曰我薄宦十年家無長物前歲請於使司
貸廉俸五年歲什之二用輯官廨因於廳事之西仿古
畫舫搆軒數楹爲宴息之所南北二門四牖東西鑿方
員二竅延朝夕景陰暇日獨坐其中周覗軒豁無隔絯
者因憶朱先生言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達路四通
八達無施不可非守偏偶一曲便號通才至今有味其
言因篆通達二字榜於軒右庶幾觸目致思受政不患
僿窒矣乎今將乞記於朱先生子盍爲疏別其義余謂
學貴乎思思貴乎人人苟善所用其於古人旦暮遇之
矣昔者夫子登高以謂於此致思無所不至而顏季端

嘉業堂刊

未所見同而所思各極其量此見古人之觀化也今君以斯室之洞豁而有會於舊聞通達之義可謂善致思矣學以是成政以是通朱先生之言又何歉焉然吾以爲先生言通蓋擴乎其量而未循乎其本苟不善究其旨則高明者馳騖於浩博難罄之數而無所得中人以下又謂古之人必有天授神指非常人所可幾及而自安固陋以爲當然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說適足爲學者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遍物堯舜之仁不遍愛人後之學者不知用其資之所近而力之能勉而泛泛焉求堯舜之所不知不能則求通而騖於其名之過也古人讀易如無書讀書如無詩漢初儒者學守專經言

無旁出推而及於當世卓然見其本末儒效於是見矣元成而後學者旁通曲究不專一家之言其業可謂富矣而儒術之顯乃轉不如漢初君子又多乎哉凡人之性必有所近必有所偏偏則不可以言通古來人官物曲守一而不可移者皆是選也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然則學者不患不知通之量而患無以致通之原蓋欲自得資深然後可以取資左右而無窮也且君居斯軒中戶牖門闥乃見所謂通達矣去而之他斯軒之闥如故然其中已無居者又安有通達之

可見哉爲學臨政亦有所居君求通達於是亦求君之所居而已矣請以是說質朱先生爲何如也辛丑閏月十四天晴爽午暑有南風微吹亭於畫舫中央

章氏遺書卷八終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